



犹有泡桐静静开

□ 濮德莉

四月春风而至，携着一份信步踏香的愿望，和先生驱车去樱花谷看花。车行不久，两株擎着紫花的泡桐出现在宁静的乡间公路旁，它们身后是一家早已废弃的洗车店。一间塌败的瓦屋沧桑在满积尘垢的水泥院中，碎裂的瓦缝里长着参差的野草，粗糙而单薄的砖垒也早被青苔浸染出岁月的斑痕。时过境迁，人去屋空，可是两棵树并不知道什么是落暮，它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绚烂，这样的景致像极了儿时储存的记忆。

三四十年来，家乡的泡桐树特别多。每个村子里都有，我们聚居的大院子家家都种泡桐，就连我们村小学的操场边都种着好几株。泡桐树最是易栽易管，挖出一段树根埋在地下，经过几场春雨，树苗就长出来了，它们像赶着时间一天天地往上蹿，次年就能长到手腕粗细。谁家姑娘、小子快成年了，就赶紧在自家的院里院外、竹林丛中、荒地坡边种几株泡桐，十来年后就能伐下做成家具，然后欢欢喜喜地娶媳妇、嫁姑娘。在那些穷困的年月里，泡桐的确可以称之为救时应急的“良木”。

印象里，清明前后的一个月，泡桐都一直奋力地开着花。湛蓝的天空下，我们的整个院子就像放在绿色田野上的大花盆。可是，忙于春耕春种的大人是没有闲暇去欣赏它们的；我们小孩多的是时间，可是谁又愿意天天守着房前屋后满目皆是的它们看呢？我们是更愿意跟着大人到田地里去帮帮忙，又或者是三五成群地追捧歌舞的蜂蝶。下午收工时候，母亲就将我扔在田埂上的花布棉袄拾起，一边招呼我穿上，一边念叨：“穿人你莫夸，还有三月桐子花。”桐子花还没开过，早晚还得穿厚实些……”我指着院子里围成紫色幔帐般的泡桐问：“桐子花就是泡桐吗？”然而，得到的答案却是肯定的。我因此开始嫌弃它们，花开得轰轰烈烈，不仅不长出好吃的果子，就连农谚里的此桐也非彼桐。

上师范后，读书渐多了些，偶然知道了“焦尾琴”的典故，才摒除掉对泡桐树劣木粗使的偏见。其实，桐木制琴，《诗经》里也是早有的。“树之榛栗，椅桐梓漆，爰伐琴瑟”其大意就是说栽种榛树和栗树，还有梓漆与椅桐，成材伐作琴瑟用。巧合的是，几乎在同一时期，我竟然意外得知：古时，“桐”通常是一个泛称词，既指栖风的梧桐，也指平凡的泡桐、油桐等等。北宋文学家晏殊大概也着了“泛称”的道儿，他把“苍苍梧桐，悠悠古风。叶若碧云，伟仪出众。根在清源，天开紫英……”的诗命为《梧桐》，“天开紫英”无疑应是“泡桐”了。于此，入诗成曲的泡桐在我眼里慢慢染上了一份精致的文艺性。

然而，随着农村的日益富足，泡桐这种速生的木材很快被淘汰。各家院落里种植的都是些潜心寻来的名贵花木，即使有人还怀着那个曾经的紫色梦幻，也是必须用蓝花檀这一外来树种织就心意。数年前，我们几十户人家的大院子，泡桐就仅余公路北面乱石堆里无主的一棵。炎暑天，邻居们偶尔聚到下面乘乘凉。一天傍晚，吕婶路过她家马路南面的菜地，忽然惊呼起来：“哎哟，这泡桐咋长到我家菜地了呢？”她指着一个尺把高的树芽，嚷嚷着叫大家看。谁能想到，路旁的泡桐树居然一口气穿过十来米宽的公路，“野”着性子，将它的子孙送到路南。大家围着树芽啧啧称奇，顺便追忆些过去栽植泡桐的旧事。去年，家门口的公路扩修，路旁的泡桐连同它路旁的子孙都被伐掉，包括蜿蜒跨路的根茎也被一一刨除。泡桐，从此成了我们大院的追忆。生命，于树和人而言，或许都是一场难以捉摸的聚散，是一场悲喜迭起的匆忙。瞧，眼前两株高壮的泡桐，它们生命的舍留，只在他人的一念之间。即便如此，它们还是年年以盛装的姿态守候在这里，用执着和不变的情怀守候着“门前冷落鞍马稀”的萧条与寂寞。

车过，忍不住回头，两棵泡桐树平静地立在路人凝视的目光中。

清明节后去东湖山公园漫步，林花谢了春红，大匆匆，海棠与春梅已经结出小果粒。花园靠围墙一面，并排栽种的四棵海棠树，盛开的海棠花颜色非常鲜艳，花色各异，红色、粉色、白色都有，与绿叶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走近细瞧，珍珠似的小小果蒂上有干花片儿，忍不住摸一摸，软绵绵的，淡香香的，害怕惊扰了碧绿的小果实。

去年花开的一幕还在眼前。

四棵海棠树都有1米多高，有的朵朵挂在树枝上，有的3-5个花朵成簇贴在树干上，在阳光下就像几座喷花的飞泉。有的粉红小花呈弯曲状，小花旁边掺着绿色的小叶子；有的还是胀鼓鼓的花骨朵，含苞待放；有的已经开出了无数的小花，像是披了一件华丽的衣服，令人产生乱枝纵横的美感。最耀眼的是有几根光秃秃的树枝上，也开满了红色花朵，一朵花由许多小花组成，而一朵小花又有五片花瓣，许多的花朵挤压在短枝上，显得层层叠叠，熠熠灿灿，很令人惊奇。细看每棵树上的花，一朵有一朵的姿势，一朵有一朵的神态，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，每一片花瓣由外到内颜色由深红变为浅红，最后变成白的了，而花蕊却是嫩黄嫩黄的，像一根根可爱的豆芽；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，像一个粉色的小喇叭，又像一个小巧的小铃铛；有的花瓣呼之欲出，花茎和花托稚嫩稚嫩、鲜红鲜红的，像一个个小樱桃，更像一个小红灯笼。

这几棵海棠树苗是今年过年回老家时儿时伙伴贺来送的，贺来以前在河南开封一个园艺场打工时学会了海棠种植技术，返乡后在村里承包了300多亩荒地办起了海棠种植园和海棠蜂蜜养殖园，后来又在旁边开了个农家乐饭馆，春节期间邀请我们一家到海棠种植园参观，给我们指认木瓜海棠、西府海棠、贴梗海棠、垂丝海棠，还有一些当地土名字的海棠，教我们辨识这些海棠细微的区别，请我们喝海棠蜂蜜和海棠果泡酒，临走时还送了四棵海棠树苗。

这四棵海棠树的花色不同，不是同一品种，跟前这棵树枝的吊牌上写着“贴梗海棠”，挨着这棵的吊牌上写的“西府海棠”，中间那棵没有吊牌不知名，最右边那棵是“四季海棠”。我赶紧拿出手机拍照，百度显示，“贴梗海棠”又称皱皮木瓜，蔷薇科落叶灌木，叶子为叶卵形或椭圆形，花朵簇生、分叉，果实芳香、硕大，可入药，因其花梗短粗或接近无梗谓之贴梗。“西府海棠”因在晋朝时生长于西府而得名，花朵红粉相间，叶子嫩绿可爱，花未开时，花蕾红艳，似胭脂点点，开后则渐变为粉白，如晓天朝霞，开放之后花蕾的正面是粉红色，背面仍是深红，俯仰错落，浓淡有致，妩媚动人。朱自清在《看花》一文中，叙述他看花“最恋的是西府海棠”。“四季海棠”和其他的花不同，它从土壤里伸出七八只“胳膊”，枝叶上密密层层开满了淡红色的花，茎有粗有细，是分叉的，叶子像一个小桃心，还有叶脉像血管一样有掌纹。叶脉浅绿色，花瓣的颜色是红色，两个大花瓣中间夹着两个小花瓣，上前闻一闻，一阵阵清香马上扑鼻而来，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，这时你就会明白什么叫“花香醉人”了。

想到这，我给贺来打了个视频电话，给他看了这边几棵海棠结的串串细密果实。此时他也正在海棠园里忙碌，镜头中，他那边山里的海棠花开正繁正香，花丛之下，春光尽收眼底。另一边的蜂蜜养殖园，蜂箱在海棠林下列阵，蜜蜂飞舞，镜头每过花树，都会看到忙碌的蜜蜂在花间飞舞。农家乐里一片忙碌，游客们悠闲地喝着蜂蜜茶，唇齿间弥漫着海棠蜜的清香，眼前青山如屏，天蓝如洗，心情十分美好。看着镜头里的美景，完全颠覆了我对老家村子的记忆，那个虽然有着海棠般的美丽宁静，却又十分贫穷的小山村，在满山草木间略显荒寂，美丽的贫困是多年来我们对村子的无奈形容。现在，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，在贺来等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下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全村人均收入一下翻了好几倍，家家的日子都富裕了。如今，从唐诗宋词里绽放的海棠花，在潜滋暗长的春雨中缓缓打开，在片片新绿的衬托下，花艳果实也结得好，种植者们正以雄心勃勃的梦想，在勤劳致富的路上阔步前进。

□ 邓明峰

海棠之恋



美在德阳(篆刻)
刘松柏



程枫准
品味生活(篆刻)

爱心圈

□张甫义

放假了，小赵带着家人去了白水湖。湖水滟滟，白云，山峦，小岛，树木倒映水中，水天一色。小赵划动游船，一时不知是在天上还是在水中。他被天地合一的美景感染，拿出手机刚拍了两张难以言及的画面，听见不远处游船上传来惊恐的呼喊：“救命啊！快来人救命啊！”小赵循声望去，只见一只红色的游船上一年轻妇女不停地呼喊，焦急的样子像疯了一般。小赵见状，奋力划动游船至妇女船边，妇女手指水中：“我儿掉进水里了。”

小赵没有言语，箭一般扑通一声跃入湖中，凭他参加过游泳比赛的技能，很快就把小孩救出水面。景区救援人员赶到时，小孩已无恙地回到母亲身边。年轻妇女喊一声我的儿啊，就紧紧地抱在怀中。

“太谢谢你了！没有你的及时出手相救，我儿也许没命了。”年轻妇女说这话时，抹了一把眼泪要给小赵下跪。

小赵连忙扶住：“你不要感谢我，我救你儿不是白救的。”

“你要什么？”中年妇女惊愕地问，“要钱？要多少？”

“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记住我的一句话，给我一个承诺，以后别人有困难时，你也要尽力帮助。”年轻妇女点头应允。

此后不久，朋友圈里转发一个视频，叫大家一定要看，太感人了。

小赵打开视频，画面中一个年轻妇女把一位倒在地上的老人扶起并送到医院救治。年轻妇女在医院里陪伴了老人半天，待老人的儿女赶来时老人已经脱离危险。老人的儿女再三感谢并拿出酬金。年轻妇女说：“我不要你们的酬金，也不需要你们感谢我，我只需要你们给我

一个承诺，别人有困难时，你们要尽力帮助。”小赵看到这里，暗自一惊。这不是我说过话吗？再看那年轻妇女，这不是我在白水湖中救过她孩子的女人吗？

后来的日子里，小赵主动帮助过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，每次被帮助的人要感谢他时他都要说那句话。

几年后，小赵到阿坝州去办一件事，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汽车抛了锚。天快黑了，飘起了雪花，感到周围的山体正向他慢慢地压来，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又冷又饿的他在路上焦急地来回走着。此时他多么希望有一个救星出现伸出援助之手。希望一次次破灭，在几乎绝望时，远处出现了两个亮点，亮点再次点燃希望，当亮点形成两束强力的光柱时，他不顾一切地站在路中朝灯柱挥了挥手。来车停下，一个与他年龄相当的藏族女人跳下车，问他是不是有困难需要帮助。藏族女人听了他的情况后，毫不犹豫地她从后备箱里拿出一根大麻绳，把他的车拖到一百公里外的县城修车处。

小赵拿出酬金感谢那人的时候，那人说：“我不需要你感谢我，你要给我一个承诺，当别人有困难时，你要尽力帮助。”

小赵胸中顿时涌出一股暖流，通过眼眶就要流出。这不是他说过多次的话吗？在几百里之外，通过一个藏族人的口又回到他的耳中。人在社会中生活，就像藏族女人跳锅庄舞一样，人们手拉着手，从起点到终点，从终点到起点，人们始终离不开那个圆，能看清哪里是起点，哪里是终点吗？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帮助别人的人，事实上都是在帮助自己啊！他多么希望这个爱心链条圈越来越大，大到能把整个地球围起来。



泡桐开花了。 余毛毛 摄



刊头书法 谢兴华
总第1990期

春风有信

□张茜齐

时光荏苒，我们已相伴多年，从呀呀学语到如今，你的身影从未离开过我的视线。我相信，这样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回归土壤的那一天。

在你面前的我，总会留心你话里暗藏的情意，害怕一个眨眼就错过了你的温柔。是的，你的精力总是旺盛，像少年般真诚，却也顽皮。在夜里暖黄的台灯下，你对我耳语时淌出的温软，常常让我红着脸往被窝里钻，偷偷地笑，静静地回味。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晚上都是这样，因而那些夜晚会睡得格外香甜，梦也成了粉红色的。

每到初春时，我会照例从橡木的柜子里拿出陶炉来，煮上一壶清甜的茶，支一张小小的网架，放上两只橘红的红薯熏烤着，少顷间，胖胖的红薯发出焦味的甜香，和着茶水氤氲，从你如脂般细腻的身体上轻巧地拂过，慢慢地，竟也成了你的体香。你曾无数次地告诉我，你喜欢南方的春天，喜欢烤红薯的绵软和那迎着春风送来的信件。

有些时候，我不敢直视你的眼睛，生怕在你面前露怯，听不懂你言语时我很懊恼，会忍不住对自己发脾气。于是我把头埋得低低的，在字里行间努力检索信息，以期充实自己的认知和

理解力，希望能追得上你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

为了加深记忆，我常常在你耳边絮絮叨叨，在你臂膀之上来回比划着词句。时间一长，我方知自己是何等的幸运，面对我的无知无知，你不仅从不挑剔，相反十分耐心，不论春生夏长还是秋收冬藏，你总能找到恰逢时宜的办法帮助我拉长筋骨，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稳步成长，一刻也不曾落下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

和父母相比，我和你相处自然更舒心。你不会拿经验的多寡来嘲笑我的无能，你不会拿着辈分给我不经思考的指令，更不会要求我全然顺从你的意思，否则就是和良俗背道而驰。和你在一起，我可以做自己，被尊重，被理解，被劝慰。当然，你也有训斥我的时候，但我总是听得诚恳息怒，因为你从不夹杂带怨和私情，真知灼见，一件事归一件事。

感受到兄弟姐妹间的人情漠然和如蜚虫咸俯般的处世态度，我更庆幸你对我的不弃不离。这种不离不弃不光是我们始终在一起，更是从你身上习来的对世间的善意，已然在我体内深深扎根，这份懂得爱的心性或或许强过基因，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。是你，让我无论何时，都相信爱，感受爱，愿意给予爱。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，一如春风送喜，收成有信。

许多话交给草木

□钟想想

叫人怎不欢喜呢
这田埂上的阳光，风
正一点点光顾十岁的女孩
从马尾辫到脖颈
野花争宠似的，迎过来
小黄狗的蹁跹，呼叫
若即若离，又十分必要

穿过油菜花田的火车
有时是银甲
有时是绿皮
它们代替她去了远方
目送它的是万亩黄金
几方池塘
还有她

他们都不知去向
许多话交给草木
田野，溪水
还有半个春天
它们会替她和失明的奶奶
慢慢回答

它们纤细如我

□一羽

一坡野芥菜里，我
成为其中的一员
从泥土里冒出来
抖落身上的雨珠
它们纤细如我
轻轻地呼吸
菊状的花冠加冕在头顶
我理解为：这是一种宠溺
如同我把月光养在青花瓷瓶
音符跃动，我被催眠
被一根手指爱抚

盛开在那永恒的一瞬
我唯一的借口
假想曾经、往昔、纯洁、纯粹
山坡的风从来没有这样温柔过
这人间只余下母亲那一半
那一半的花儿
弱弱地支撑着
世界明亮之色
我完成一次告别
另一次，在将来
最接近于归途

喜欢雨里的花儿

□柯国盛

不该为在雨中的花儿叹息
花瓣掉了，那不是雨的缘故
那是花儿盛开时累了
也该歇歇了

我倒是喜欢雨里的花儿
如仙女出浴一般
那样子，水灵灵一样
让人赏后，流连忘返

雨，那是水的温柔
花儿，在雨里娇艳
即使落下花瓣
那也是花儿最好的归宿

落红不是无情物
比起落叶归根
倒是喜欢化作春泥的花儿
不管在雨里，不管在风中



春天诗展(篆刻)
李福贵